

前言

生命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与白海豚亲密接触，已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但是它们的形象与善举却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它们是一种禀性善良且与世无争的动物，它们拯救我生命的利他主义行为至今仍令我感动不已。

1947年8月，我十岁半。一天下午，当我正在广东汕头的海湾里逆流游向岸边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可怕的情形发生了。翻滚打转的巨浪随时都可以把我吞没：一会儿把我丢进浪窝，一会儿又把我抛到浪峰上。我很快就筋疲力尽了，但脑子仍然清醒，只要张开双臂，脸朝天空，就有活命的希望。

正当我的生命任由狂风恶浪摆布时，忽然间，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脚被什么东西托举着，让我的头浮出海面，并且呼吸到了空气，同时身体也不再下沉。可是猛烈的飓风夹着狂暴的雨继续在我的周围肆虐，翻滚的浪花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无法辨别方向……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竟被推送到了岸边，那里刚好站着一位青年人，便伸手一把将我拽到岸上来。

我刚转身面向咆哮的大海，竟看到两只白海豚（身披粉红色皮肤的）就在距我五六米的海浪中立起半个身子来，好似微笑着对我频频点头和发出“呦、呦”的叫声后，一会儿便沉入水下，数秒钟之后它们再次露出海面点头和鸣叫。重复三次之后，这两只白海豚转身向海中央游去，在离岸边二三十米的地方，又把前半身露出水面“呦、呦”地叫了一阵后潜入水底；瞬间它们全身跃出海面，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之后便消失在海浪中。



追波逐浪的白海豚

一年后，我进入汕头市聿怀中学。学校离海很近，每当我在海里游泳时，常常会有一只年轻的灰白色海豚来到我的身边，并按照我蛙泳的节奏与我一同游进。我一侧过头便能看见海豚那珠子一般的黑眼睛和嘴里长着许多圆锥状的牙齿，听到它呼吸时空气从头顶喷气孔喷出的“噗、噗”声，还可以伸出手去抚摸它那光滑结实的肌肤。到了秋冬季节，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独自坐在海边的巨石上，一边读杰克·伦敦在阿拉斯加育空河谷探险的故事书，一边等待海豚们的出现。这时的我就会忘掉一切，也不知道时光在悄悄地流逝。

每当看到有两只海豚从远处游来时，我就会有一大串的问题在脑海中盘旋。它们为什么要救我？难道把我当成了一只受难中的小海豚么？它们怎么知道我必须呼吸空气，需要生活在陆地上？又怎么知道当时刚好有一个人站在海岸上？为什么要与我一起游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有一种“亲生命性”的内在力量不断推动我去思考自然，开始理解海豚也会有爱，有依恋，也会长期保持真正的友谊。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被自然界的神秘所吸引，渐渐认识到动物行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于是我一心只想到大自然中去历险，以致不听父母亲的建议。

“你打算报考哪个大学，打算学什么专业呢？”父亲和蔼地问道。

“我报了北京大学的生物学系。”

“儿子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妈妈劝说道，“你最好的功课就是数学，为什么不报读工科呢？”

“我不喜欢城市，不喜欢工厂，我一看到机器就会头疼……”

“在入学报名表上一共有7个志愿可供填写，为什么你只填了一个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你有把握吗？”父亲手拿我的报名表问道。

“这是我唯一的志愿，如果考不上，我就去内蒙古放马。”

父亲看到我态度真挚，一切从兴趣出发，只想到野地里研究野生动物，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反而充满慈爱地支持我的选择，并忠告说：

“去争取实现你的理想吧，不过未来肯定会走上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

“儿子，妈妈知道这是你的天性，似乎也注定了你未来的命运。”母亲接着忠告道，“将来如果真的去了野地，冒险生活不仅充满艰难困苦，而且隐藏着危险，千万注意安全。”

父母不知道我从小学四年级直至高中毕业的八年中，与白海豚之间所发生的那些故事，更不知道白海豚救我一命的故事，与白海豚共舞、会晤已成为我青少年时期生命的一部分。

不久，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珠穆朗玛峰和雪人

1958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时便加入中国第一支珠穆朗玛峰探险队，开始了真正的冒险生涯。

1959年7月，在珠峰东部康雄冰川下面一个海拔4200米、被藏族群众称为“沙基坦”的峡谷中，我竟从一对尼泊尔兄弟手中接过一根16厘米长的深棕色雪人毛（他们叫雪人为“耶提”）。那天夜里沙基坦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高山帐篷里写日记，把白天的考察工作记录下来：两位尼泊尔兄弟——哥哥21岁与我同龄，弟弟年仅12岁，家中还有一位母亲，但是她住在海拔2000米的村子里。全家共有3头牛，2头是牦牛，1头为黄牛与牦牛的杂交后代，叫作犏牛。夏天，低海拔的地方蚊子像雾一样多，这兄弟俩就把3头牛赶到海拔5400米的康雄冰川下面，此地没有大树，只有灌木和草地，因为天气凉爽没有蚊虫，是夏季放牧的好地方。尼泊尔人告诉我说，他们3天前才到达冰川下面，万万没有想到，那头肥壮的仅3岁大的犏牛竟被“耶提”咬死，“耶提”还把没有吃完的牛肉藏在灌木下面，还折了一些树枝盖在上面。

“这根毛发就是‘耶提’黏在牛肉上的。”尼泊尔人递给我一根深棕色的毛发，约16厘米长，然后继续叙述，“吃犏牛的野兽，不是豺狼虎豹，是一种两脚走路的‘人熊’，它的脚印形状和人的十分相似，只是脚趾特别粗大……”

我问这两兄弟怕不怕。

“十分害怕！所有尼泊尔人都相信‘耶提’爱吃人肉。”他们说。

兄弟俩已经把所剩的2头牛赶回村子去了，他们今天来沙基坦是为了告诉中国兄弟，千万要小心，免遭“耶提”的袭击。他们还告诉我：“我们在附近的森林中看到了‘耶提’的脚印，说明它们从高处下来，现在正在沙基坦四周转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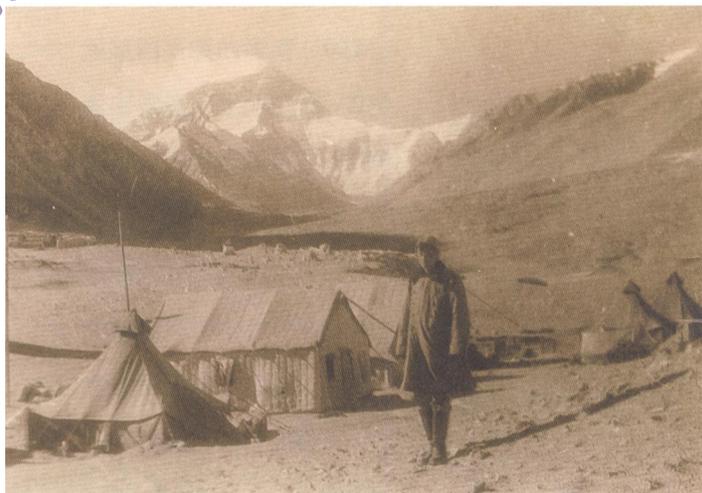
我取出一张纸，请尼泊尔人把他看到的脚印画下来，没想到他把鞋子脱掉，光脚踩在纸上，然后接过我递给他的铅笔，清清楚楚地画出5个相互分离生长的粗大的脚指头和一个完整的脚后跟。我呆呆地注视着那个巨大的脚印，犹如窥到了高山密林中那个似人似猿的巨大身影。

直到蜡烛完全熄灭，我脱去羽绒衣裤折叠起来当枕头，摸黑钻进睡袋睡下。我梦见自己就坐在汕头的海岸上，还闻到从海上吹来的风带着海的气味。有一群白海豚向我游来，如同一群顽皮的孩子在我跟前嬉戏打闹。我把手伸进怀里，从贴在胸前的小口袋中掏出那根“耶提”的毛发，冲着白海豚说：“你们看！这是什么？”

白海豚们争先恐后地把头露出水面，相互间窃窃私语并以微妙的方式等待着我说话，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盘算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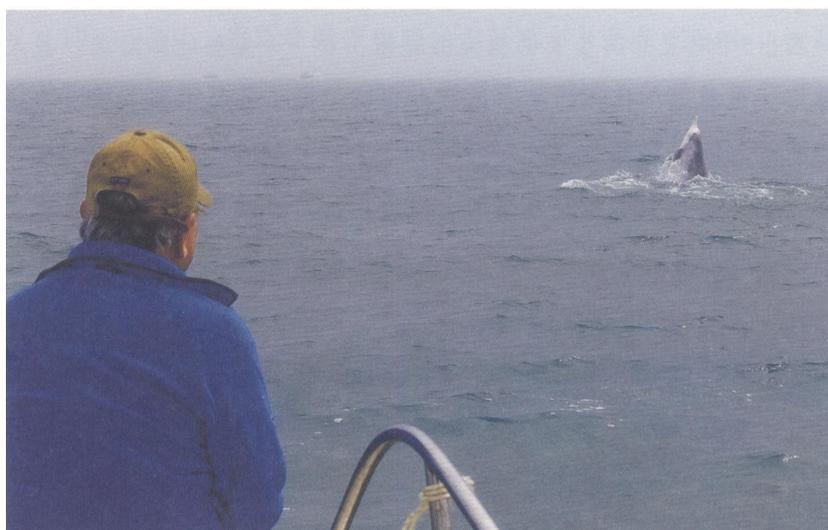
醒过来，我知道童年的记忆总未能泯灭，它们将伴随我终生。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1959年，潘文石参加中国第一支珠穆朗玛峰科学探险队的科考活动，这是他在营地的留影

2004年，已经67岁的我，一天夜里坐在三娘湾村一位渔民家里，打开日记本，记录我在北部湾第一次追踪白海豚的经过。儿时的心境一再浮现……



白海豚在潘文石乘坐的科考船头直立跃出海面